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
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胠篋客邸追賊

話說柳五官因金梅仙說出聶慧珠家，邀他進去歇腳。五官聞梅仙說慧珠人品怎生，超群，性格怎生沉靜，是南京第一等人物，與祝伯青又怎生親密。前兩月慧珠忽然一病之後，大改性情，立志修行，終日念佛誦經，房門都不出。見了伯青如陌路人一般，甚至連話都沒說一句。又聞聶家同住有個趙小憐，也是南京城內數一數二的尤物，將來是江子騫的人了。五官每欲見此二人，難得梅仙邀他，便欣然應答。梅仙上前叩門，使婢出來見是梅仙，忙請入裡面明間內坐下，即轉身進去。少頃，二娘出外笑道：「金大爺，今日是什麼風吹了來的？」梅仙笑著起身道：「特來望你老人家的。」二娘問：「這位是誰？」梅仙說了姓名，又問：「晚姑娘近日可好？」二娘搖頭道：「問他做什麼呢！不過還是這般樣兒，只求他不鬧就算好的了。現在爽快連我與他的母親都不去理會他。有時高興，他出來走走，與我們說幾句話兒。否則他連房門都不開，只有丫頭們送三餐去見他一面。真正我也不懂，他是什麼意思？」梅仙聽了，不便再問，即道：「趙姑娘可在家麼？」二娘道：「他因前幾日身子不快，倒有半個月不出門了。」梅仙道：「我應該瞧瞧他去。」即與五官同至後進。

原來小憐為人與他們姊妹不同，雖然此身早知屈了漢槎，他卻另有一種見解。說人生在世，不可過於拘泥。況我等不幸流落風塵，除非跳出網羅，方沒人尋找。在此門內，都不能稱冰清玉潔。若柔雲，翠鸞、芳君等人，始可說已登彼岸。就是晚秀姐姐，在他以為一塵不染，在我看仍是難保。我只要立身不苟，此心無愧於子騫就罷了。如叫我專學那膠柱鼓瑟的行為，倘或鬧出不測風波，反自己討沒趣，何苦來呢？所以小憐處不時還有人來過訪，或約他湖上宴聚，只要來人不是強暴，他皆可去。人反說他圓融，都不忍欺侮。梅仙因此才敢與五官來看他。

小憐正站在台基上，看使婢添換籠鳥水食，又逗著那鸚哥說話。見梅仙同一個少年進來，忙笑著讓坐。梅仙問了小憐好，「近來身體可如常了？」小憐笑道：「並沒有什麼病，不過受了點風，你怎生知道的？」又回頭喚使婢倒茶，將五官看了兩眼，問梅仙道：「這位是誰呢？」梅仙代五官通了姓字，小憐方知即是伯青常說的那柳五官。果然生的俊俏，怪不得伯青喜歡他。五官亦細看小憐，頭上戴著貂尾帽套，上身穿了一件縐紗綠倭刀腿大襖，外罩三鑲桃紅白狐披風，下係元色掐牙銀鼠皮裙，越顯得身材嫵娜，體態輕盈。又帶著幾分病容，或笑或顰，真如西子捧心，明妃出塞。五官暗忖道：「果真名不虛傳，不愧小病之贊。想慧珠當更比小憐另具可人之處，可惜如今不肯見人，使我抱憾。」梅仙與小憐說些閒話，見他有厭倦之色，忙起身同五官告辭。小憐只送至台基上，說了聲好走，即轉身進去。外面二娘早已擺下茶果，款留他二人，梅仙不好推卻，與五官略吃了些，道了多擾，即作辭出來。

一路上五官痛贊小憐不絕，又恨沒有見著慧珠。梅仙道：「好在你住在南京，可以常去，趁個巧宗兒，都要見著他的。」

二人談談說說，回轉家內。自此梅仙除卻祝府有事叫了他去，暇時總陪著五官各處遊覽。五官亦因天氣日冷，懶於起程，索性待過了年，再往蘇州。寫了信寄與從龍，免他盼望。

光陰迅速，轉瞬近歲，挨家逐戶都忙亂著過年。梅仙要料理一祝府年事，清早進去，二鼓始回。剩下五官一人在家；也懶淡出門。這日已是除夕，梅仙傍晚即吩咐擺酒守歲。內裡巴氏母女一席，外面梅仙，五官一席。梅仙吃了幾杯酒，即起身叫人點了燈籠，到府裡辭年。料著祝公必定留他度歲，天明方可回來，對五官道：「賢弟可多用幾杯，恕愚兄不陪。賢弟亦可早為安歇，新年再見罷。」五官道：「大哥只管請便，小弟坐坐也睡了。」梅仙又入內與巴氏母女說明，即向祝府去了。

這裡五官獨自吃了數杯悶酒，便推開不飲；想到自家一人，並無親丁骨肉，歷年客中度歲，如孤鬼一般，看著人家父母兄弟妻子團圓聚飲，好不有趣。想畢，不禁傷心起來，即叫收拾過殘肴，回到房內。巴太太早命點了一對紅燭在他房中，又預備下暖茶果餅等物，怕他夜間饑渴。五官喝了一鍾茶，和衣倒在牀上，只聽得爆竹之聲接連不斷。又想到南京地方，不知今夜是何風景？此時要睡，覺得太早，何妨上街去逛逛，瞧瞧熱鬧，又可散著悶兒。遂吩咐伺候的人小心看守火燭，不可貪睡。「我上衙去去即回」。也不點燈，開門出來，見滿街燈燭輝煌，照得白晝相似。往來行人擁擠不開，多是收討賬目的，甚為熱鬧。

五官信步只揀那人多的處在行去，走了半晌，因要解手，見路旁一條巷內行人稀少，五官進了巷口，撩衣小解。忽聞一家門內有人拌嘴，五官解過手，走近門首側耳細聽，一男一女的聲音，料定是夫婦兩口了。只聽那婦人罵道：「不逢好死的，平時你只顧終日灌了黃湯下肚，醒了醉醉了醒的，叫我一個人在家忙的片刻不閒。少柴無米你也不問，都要我去掙。人家嫁了男人，原是圖依靠的。誰似我這般苦命，碰著你這酒鬼，自己養活自己不算，你還要掏摸我的體己用；不與你即弄刀弄杖的，恐嚇我。一般也用得罄盡的，各自各兒光著兩手。我原想積蓄點兒，防陰天的。俗說，打網總有曬網時。想起來我是犯了什麼陰譴？往常也罷了，今日是年終的日子，你早早逼命似的搾了幾個錢去，預備下你的黃湯就沒有事，餘外都不管半點兒。你看大家小戶都歡天喜地的度歲，我家還是清鍋冷灶的。我難道不是過了好日子來的，誰生下即是窮命。而今穿不如人，吃不如人，著數我受苦是理當的。這些孩子們眼巴巴望到過年，誰知既沒的穿又沒的吃，你可忍心？我恨不能頓時死了，看你可管不管？不逢好死的，你也有付心肝五臟呢！不見東邊張大姆媽家一，他夕：夫待那般好法，盡他穿著吃著，連草棒兒都不叫他去拈一拈兒。他還嫌好厭歹的整日的尋幾十個過兒，與張大爺怏氣。據說他家今年也沒得過，張大爺生怕他奶奶淘氣，半月前即瞞著他將自己穿不著的衣服當了，早把年事辦得齊全十全。你不見適才張大姆媽來辭歲，週身新衣，頭上又戴得花簇簇的。他既來過，我也該領著孩子們到他家去一趟兒，叫我身上這般形像，又怎麼去呢？張大爺是個人，你早該愧死羞死了。」那婦人說罷，即啞啞嗚嗚的哭起來。

又聽得那男子歎了聲道：「你說的未嘗不是，叫我也難駁回。但是只曉得這樣說，卻看了一面。我這連年運氣實在不好，做生意又折本，難不成去做賊做強盜，幹那沒本錢沒天良的事，方可發跡麼？不然仍宜耐著性子，待運氣自有出頭之日，冷灰猶有發熱時候。你說我只顧吃酒，我心內也著實煩惱，恨不暫時死了才乾淨，丟下你娘兒們又怎麼呢？借酒解愁，是有的。你既這般說，明日是新年頭一天，我即立誓戒酒。不知戒了酒，這一宗款日省不下的。總要沐天地祖宗庇佑，我轉了運，那怕就是做個小本經紀，慢慢向前敷衍度日才好。你此刻哭殺也沒用，不如得樂且樂，拋去閒愁，聽那滿街炮竹也有味兒。你說我另是一付心肝，我看著一班兒女穿吃不週，心裡也過不去，卻是沒法兒的。我燙了壺暖酒在此，你且過來同兒女們喝一鍾兒，擋擋寒氣，拚著吃醉了睡去。今年已過，再抖擻起精神來乾明年的事罷；我家也有一樁好處，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欠私債。較之那債戶盈庭，索欠追逼，敲門打戶，雖有火魚大肉堆滿几案，也吃得舒暢。」

五官聽了，點頭歎息道：「可知天底下的人，造物不齊，貧富不等。有錢的今夕骨肉團圓，歡呼暢飲；那中等的也還巴巴補補，將就的過得去；如這樣人家，亦復不少。我在客中度歲，猶覺難處，尚不愁穿吃用度，不過舉目無親，淒涼些兒。比較著這家艱苦，天淵之隔呢！」五官一面想著，一面歎著，不由動了一點側隱之心。猛然記起巴太太給了他一錠壓歲銀子，約有五六兩重，何妨此時轉贈此人，給他做個新年的資本，或者這家即由此脫離苦處，也算我提拔他一場。好在我亦不希罕這一錠銀子。想定主見，即伸手去叩門。

那男子在內問道：「你是那裡的，若是討債的，你認錯了門戶。我家雖窮，卻不欠債。」五官在外高聲答道：「你開門出來，自然知道。」那男子果然開了門側身讓出裡面燈光，把五官上下望了幾眼道：「尊駕來找誰的？」五官也不應他，即走入門來。那男子見五官穿得整齊，是個正經人模樣，忙閉上門，也隨了進來。嚇得那婦人急急起身，跨入房內。

五官看那男子，雖然衣裳藍縷，面目枯槁，卻生得身材長大，遂道：「我半夜三更到你家來，並非別故。適才你賢夫婦所言，我已聽得清楚。你家的艱苦，也不必瞞我。」在身畔取出那一錠銀子，放在桌上道：「些許銀兩，權送你做個新年貨本，好好的捱

度日月，耐守時運罷。千萬不要說我唐突你。」說畢，道了聲驚動，即轉身欲行。

那男子又驚又喜，趕忙一把拉住五官道：「承尊駕美意，感激不盡。無如與尊駕一面未謀，何敢領此厚賜。」五官笑道：「你這人太覺拘泥了，又不是你找我去的，我是自尋上門送與你，有什麼敢與不敢？趁此天尚未明，往街市上買些急需應用物件回來，其餘也罷了，可知明日是元旦，也不買分香燭紙馬敬敬神祇嗎？就是你平日以酒為命，亦該買點食物預備下酒，難道新年新歲好專吃寡酒不成？你快干你的事去，不要膩膩煩煩的。」

那男子見五官一片誠心，十分感戴，急倒身下拜道：「蒙恩公所賜，我也不敢過於推卻，有拂尊意。請恩公留下姓名，容圖後報。」五官搖手道：「快別要如此，些許之贈何足云報？若問我姓名，我姓柳，派行第五。現住在鼓樓前金家，問到前任山東臬司祝大人府內管外務的金大爺，人人皆知。」那婦人在房內聽得明白，也不顧沒見過的生人，亦出來向著五官深深叩拜。慌的五官方扯起那男子，又向那婦人還禮不迭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？賢夫婦速速請起，不要耽誤了正經。」說罷，急急的出門去了。

那男子挽留不及，直送到巷口猶欲說話，見五官已去了好遠，只得回來。拿了那銀子上街兌換，又買了多少東西回家。夫婦兩人忙著先燒起香燭，酬謝家神祖宗。隨又整頓出酒飯，夫婦兒女歡歡喜喜的度歲。所餘的幾兩銀子收過一旁，待過了正月打點去做交易。夫婦兩口足足念說了五官一夜，未曾住口；世間原有這般好人，專待天明好往柳恩公家叩喜。

且說五官出了那家門首，仍尋舊路回到梅仙家內。時已四更多天，內裡巴氏母女早叫人各處打掃，預備燒接天地的紙馬。五官見天色將明，不便再睡，只和衣躺在牀上少歇。心內卻暗自得意道：「想不到今夜做了這一件快心的事，我不過去了五六兩銀子，那家即得了實濟，可以度過歲去，不致啼寒哭餓。況且是小體的丈母給我壓歲的，又不是我體己拿出來的。只忘卻問他姓名，好在我說了住落下去，明早那男子必然要來。」

少頃，早東方發白，那外面炮竹之聲更甚，梅仙已從祝府回來。五官即起身淨面漱口，換了衣冠，先隨著梅仙拜了天地，後又來拜影像；梅仙又上來謝了。五官方與梅仙拜年，至內裡見巴太太同巴氏等人，行過禮退出。早有人送上百果茶，與敬神的元宵，兩人吃畢，洗了手臉，即帶著家人一同到各處賀歲。

五官亦隨著梅仙到祝府去過出來，方往小儒處來，只在號房內上了檔冊。又至聶家，王氏留住吃酒，小憐亦出來陪他們坐了坐。梅仙即請見慧珠，少停小丫頭來說：「昨夜勞碌很了，今日覺得身子不爽，得罪二位，改日再見罷。轉替二位道賀；」五官滿意今日。總該見著，誰知仍是空往，便快快起身作辭，與梅仙回到家內。梅仙只叫人各處分送名帖，自己樂得偷懶不去，脫了大衣，陪著五官閒話。

五官方提起昨夜的事來，梅仙笑道：「你一人輕易不肯出去，一出門偏遇見那家夫婦拌嘴，也是他命中該有救星，鬼使神差的撮合你去，倒電罷了。你亦算積點小陰騭。」正說話間，見五官的跟人來回道：「外邊有個男子，說是來叩謝五爺火恩的。問他姓名，不肯說；回他又肯走，回急了，他說那怕等候千年，不見你五爺是不行的。」五官笑著道：「定見是那人了，你領他進來罷。」跟的人轉身出去，果然帶了那人入內。見了五官，即在台基上端然四拜，回身又給梅仙行禮。

五官忙扯起他來，邀他坐下，問及姓氏，方知那男子姓鄭名林，祖父曾做過一任武官。鄭林自幼習得一身武藝，專喜任俠輕財，不上幾年，把祖父遺留的家產用盡。他妻子姚氏，是祖父在任上代他聘下的。姚家亦是個武職，彼時同城為官，後來鄭林沒了祖父，搬回原籍。姚家又升到浙省去了，彼此相隔路遠，音問難通。鄭林係天生傲骨，不屑求人，自己又不善謀生，日形窮困。雖有幾家親族，因鄭林家道漸替，都不來理他；難得鄭林不去纏擾，他們正合心意。

五官、梅仙聽了，皆歎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兄台倒是位有骨氣的人，可敬可敬。既然令岳還在任上為官，何妨攜帶尊嫂等人前去投靠，令岳斷不能不顧翁婿父女之情，也不認你們麼；強似賢夫婦在家受苦。」鄭林道：「我久想去投奔岳家，怎奈日食都不繼給，那裡還有川資起身？」梅仙見鄭林說話爽直，將來不是沒出息的人，爽性再成全他一番，即進內封了三十兩銀子出來，遞與鄭林道：「此銀兄台可帶回去，與尊嫂等人添補著隨身衣履，餘下的作赴浙川資，也儘夠了。到了令岳那邊，好歹尋個活計安身為是。」鄭林伸手接過，山不推卻，即揣入懷內，立起身向梅仙、五官謝道：「承二位厚恩，實同再造。倘天不絕鄭林，能有出頭之日，再容報答。」說畢，作辭出外，頭也不掉一逕去了。

梅仙道：「此人真乃英雄，此去定然發跡，將來總可報答賢弟。」五官道：「君子施德不望報。我見他窮困，一時慨然濟助，是我的意思。日後他有了好處，是他福分。與我何干？若望他圖報，自然該報答人哥，非你助他盤費到他岳家任上，他焉得出頭。南京若有生機，昨夜也不致窘迫到那般地步。人總要思本水水源的。」梅仙道：「你我不須謙遜，彼此都有功德。但願鄭林從此否去泰來，再整家門。報答我們倒是小事。」兩人說笑了半會，裡面送出晚酒來。五官因一夜未睡，覺得困乏，吃了兒杯酒即推開去，回房安歇。

過了五馬日，梅仙即忙著請親友的春酒，直忙到元宵以後，方『』消閒。五官見天氣漸和，即欲往蘇州一行，來與梅仙商議，定了二十日起程。又囑咐一俟伯青回來，即寄信與他。恐在田、者香十分款留，耽擱遲了。仍帶他跟來的兩人同行，不過帶著隨身應用衣物，其餘寄在梅仙家，免得沿途往返不便。到了這日，梅仙親送他上船，叮嚀「一路保重，到了蘇州可寫封信來，好叫我放心」。五官應答，即作別揚帆而去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祝伯尚殘冬送他妹子，到了山東。漢槎見家眷已至，白是歡喜，堅留伯青年外再回南京。伯青難離漢槎之意，只得住下。過了燈節，執意作辭起身。瓊珍小姐又囑托一至南京，「務必探頭小憐口氣，如果情願到山東米，千萬人哥做主，代你妹丈聘一卜了罷，著妥人送他來此。可再告訴他聲，此地斷沒人委屈他。好在妹子的性格，大哥是知道的，並非那種不能容人的器量。不是妹子一定著急，趁此機會，接了小憐來是爪經。倘日後公貼執定不行，反是難事。此時做成了，也就罷了」。伯青應允，擇日起程。漢槎自然饋送許多禮物，又修崇啟與父母、岳父母請安。

伯青在路，歸心似箭，毫無耽延。一來記掛父母妻子；二來慧誅未知可回轉念頭，又沒行接著小憐實在信息。一日，已抵淮城，因漢槎有信寄與二郎，叫泊了船，岸到府裡補會。二郎聞伯尚已至，忙迎接入內，彼此敘些別後的衷腸。即說到五官前次在此，受了多少驚嚇，伯青人為歎息。二郎又留住伯青盤桓數日，非比上回家眷在船，不便多住。當晚備下酒席，與伯青暢飲，至夜半方散。伯青回船，收拾睡下。

次早，尚未起身，二郎早打發人出城來請上頓，伯青命來人先行回城，少停即至。忽聞連兒在後艙道：「怎麼艙底下一堆箱籠全開著，是誰取物件的？也沒有關上。」伯青聽說，忙接口道：「誰開了的呢？你倒仔細看看，別要被人偷了物件去。」連兒即探身下艙一看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，箱子內全是空的，被賊偷了。」眾船戶聞得，也齊來看覘，七嘴八言的說長說短。伯青很吃了一驚，忙忙走至後艙，果見箱籠人開，內中只剩了些墊底的破舊衣服，其餘盡數失去。伯青只急的跌足道：「這卻怎麼呢？」即命連兒陝赴縣坐報案，自己坐轎來會二郎，又暗暗囑咐家人們在船看著船戶，沒讓他們脫逃。

到了府前，不倚通報，即下轎入內，見著二郎便細細告訴夜來被竊之事。二郎亦人為詫異，恰好連兒報案回來說：「魯太爺已趕著出差，並協同河快分路緝獲。又將船戶、水手提了去拷問，說這件事定有他們通同，不然一船的人怎麼都不曉得呢？並請爺具張失單過去，好待他迫賊。」二郎點首道：「這話倒有點見識，其中船戶定有情弊。一又命貼身家丁到縣裡去當面見魯太爺請安，說這件竊案定要人贓齊獲，非別的竊案可比。」

二郎又安慰了伯青一番道：「急也無用，想竊賊定然伏在左近一帶，斷未遠揚；況又有船戶們可以追交著落。我昨日那般留你多住幾天不行，該應出了這件事，竟是天留下你來了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人家被竊，正在懊惱，你反說趣話怪人。你不要得意，若追不到賊賊，不怕你不賠我呢！你是一郡太守，不能化莠為良，又無計驅逐，留著害過路客商，可謂豢賊殃民，問你可吃得起？」二郎大笑道：「好好！你竟用反巴掌打起我來，我爽性照縣裡不管，看你怎樣上去？」

說話間，去的家丁已回，說魯太爺無不盡力追緝，定然人贓全獲，只求賞幾天限。何以二郎前次詳參上去，魯鵬還在山陽任上呢？因魯道同在京得了信，竭力彌縫，始從輕議處：「姑念初蒞外任，不諳政務，著革職留任，以觀後效。」現在魯鵬甚為後悔，幾乎墜誤下來。借了一件別的事，把羅品解去，另請了一位方正老練刑幕辦理，所以各事倒有了頭緒，不似以前雜亂無章。魯鵬由此亦不敢妄為，兢兢業業的小心做去。

二郎留伯青吃了飯，即叫他回船開清失單，共計失了衣物若干，「送縣以備追緝原贓。再則船戶既經捉去，你亦不便仍住在船上，可搬到我衙門裡來住幾時，也省下些澆裹。俟此案有了眉目，方能回去」。伯青應允，即忙著回船與連幾點清失物，開了清單送縣。又發了稟啟到南京去，恐祝公不放心。隨後即搬到府裡住下，專候開案。間日或命連兒持帖去催，或親身到縣裡走一趟。

單說山陽縣的捕役，奉了硃簽，當即出城同著河快保甲分頭緝訪。一連訪了數日，毫無影響。到了限期，魯鵬坐堂提上捕役河快嚴比了一頓，再展限五日。不時又將船戶帶上，細細勘問。船戶等都一口咬定不知，只得復又押下，待獲到正犯自有著落。

捕役等人領了五日限期下來，大家計議道：「這件公案，我們是要趕緊辦的。失主既利害，又有府裡常來催著，難以拖延過去。兄弟們須要大伙兒辛苦些。那起瘟賊，多分是過天星，早離卻此地了，我們尚要著幾個出門去才好。」又公攤了一注款項出來，各處地道上購買眼線。

伯青住在府裡，早已半月有餘，失案仍無消息，又不能回去，心中十分焦躁。惟有逐日同魯鵬去鬧，又遣抱屬在知府衙門呈了稟詞，二郎即批飭山陽縣嚴加比緝，不得稍事因循，致乾參處。魯鵬卻也著急，只得將捕役等家小收押，勒限開案，若再玩誤，定行重究。眾捕役下來，都說這宗竊案是來要我等命的。又去尋著連兒，苦苦央求，煩他從中周旋，「請你家主人再賞幾天限，我們實在比較不起了。二太爺，你看我們這兩條腿總打爛了」。連兒見捕役等說的可憐，上去回明伯青，姑寬一限免追，如再沒頭緒卻怨不得我。眾捕役歡天喜地的拜謝而去。

連兒這些時也暗自著急，一則因伯青在此追案不能回去，不放心家中母親妻子近日可好；二則自己物件亦失去若干。每日飯後，囑咐同伴們伺候著伯青，即向城內城外各家鋪面裡留心察訪，倘或訪出一兩件原贓來，此案即有著落。

這日，正走至城前，見迎面來了一人，認得是劉蘊的舊僕柏成。因上年拐騙劉蘊物件，逃至此地。如今劉蘊已死，他又出來了。在南京的時候，祝劉兩府雖不甚往來，兩府家丁多有交情的。柏成素日又極會巴結，是以連兒與他頗好。不料在此地碰見他，忙迎上去道：「柏大哥，久違了。」柏成正匆匆進城，低著頭只顧往前行走，忽聞有人招呼，便停住腳步，抬頭見是連兒，頓時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連老弟。你怎麼也在這裡，來做什麼的？」連兒遂將跟伯青由山東回來，如何遭竊，現在縣裡追案，急切不得回轉南京的話說了。又問：「你大哥因何也在這裡呢？」

柏成聽連兒說完，不覺怔了一怔道：「我的話一言難盡，難得你我今日見著，正好細談細談。」即拉了連兒至一家酒鋪內，揀了個僻靜的座頭坐下，叫店伙揀那可口的灑菜多拿兒樣來。柏成未言先歎口氣道：「老弟，我的冤枉數年來總沒人知道，今日卻不妨告訴你。上年我跟劉家到南路去，他在常州貪戀著女六子不肯回家。我怕老主。人日後責備，終日的勸他早回。誰知久諫成仇，尋了件事故即在常州刀：除了我。老弟，你知道我平日是好臉的人，如何受得過這般委屈，實是我錯也罷了。我因賭了這一門氣，即打算到京裡去另尋門路，躲這些避避這風頭，再回故上。那料走到此地，即病了，又傳聞得劉家說我拐了他的東西逃走，我氣了個要死，即欲親到南京與他評理，不能你將衣囊嫖完了，不顧天理，這般投冤栽我：因病後一氣，病又發作，較前更甚。待我病好了，又聞劉家得了瘋症，老弟想想看，人都瘋了，還有什麼理說？恰值魯太爺放了山陽縣，田文海隨了他來。我在病中用下虧空，不得已前去求了田文海，蒙他的好意，轉薦在魯太爺跟前當分中差。我因受姓田的提拔之情，實心實力的報效本官，好替薦主掙臉。那知魯家是個胡塗東西，不分好歹，同伙的見我辦事認真，背後無中生有，使勁軋我。本官信以為實，立即攆了我。田文海雖知我冤枉，無奈魯家在氣頭上，不便分別，又給了我一封薦書，投奔別處。我因家小接到淮城，一時難以起身，只得挨過冬令，交了春設法將家小安置妥當，再走不遲。現在我住在城外湖嘴子裡，今日進城有事，碰見老弟，真乃幸會。」連兒明知他是欺人的話，卻不便駁回，惟有唯唯而已。

柏成又問：「竊案目下如何辦理，既一個多月毫無蹤跡，我看是難迫的了：你們久住客中，亦非長策。你主人的意見，還是定要開了案方去，還是回轉南京再作計較呢，依我的愚見，莫若暫回南京，就是你們走了，府大老爺也不能置之不問的。丟的東西已經丟了，縱然追到水落石山，亦沒有什麼意思。俗說得好，失賊追贓，餘財未盡。丟的物件不算，再加些客中用費上去，怪不犯著難不成你主人丟了這一點東西，就吃驚了麼？」

連兒搖頭道：「柏大哥，你不知道，失去的東西原不算什麼，無奈情理上實在過不去。我們的箱籠是放在後艙板下的，艙內睡了多少船戶，麻蠅兒都飛不入去。怎生夜間賊來開箱倒籠，全數竊去，一個人都不曉得？其中定有隱情，難保沒得勾通的弊竇。所以請縣裡提船戶去拷問，他們卻抵賴得一毫不知，現在盡行竹押著。俟緝訪出些許影響來，那時自然分出皂白。」柏成亦點首稱是。兩人又說了些閒話，直吃到下晝時分。

柏成有了幾分醉意，連兒見天色將晚，起身欲行。柏成道：「我也要出城去，咱們別過罷。老弟明兒有暇，可請到我家裡去說一天話兒。」連兒應答，同了柏成到櫃檯上會賬。連兒因腰內不便，也不與柏成多讓。店伙報明價目，柏成伸手在便袋內掏出一件漢玉搬指，當作銀子遞了過去。櫃上人業已接過，柏成方才看清，忙劈於奪回收起，轉身望著連兒臉一紅，笑道：「可不是我醉糊了。」連兒故作不知，反掉過臉與櫃上人說話。柏成又拿出一塊銀子，算還了酒價，多餘的找回。連兒道了擾，方分路作別。走未數步，復回頭緊緊跟著柏成走去。

誰知柏成掏出漢玉搬指時，連兒眼快早已見著，認得是伯青常佩的物件。又見柏成情虛失色，早猜著了幾分。況且搬指既在他身邊，無論他是偷來的買來的，此案即有了著落。故暗地跟他行走，看到何處落腳。

恰好縣裡緝案的捕役，同著一班伙計們走來，連兒忙叫住他們，扯到一家店舖內，將適才的話告訴了眾人。眾捕役驚異道：「不料此案是他做的，真令人夢想不到。若非你二太爺見著原贓，我們一輩子也疑不到他身上。他去年卻是田師爺薦於本官的，派仙當分外差。後來因他舞弊賣法，種種不妥，本官又礙著田師爺情面不好難為他，只開除出去。據聞他往別處去了，那知仍在此地，做這勾當。怪道上日有人說，見他穿的甚為齊整，我們猶議論著他，現在沒有事幹，反好了起來，想必是那裡得了一宗外快。這一說真正是他無疑了。好二太爺，請你趕緊到衙門去，知照我們伙伴一聲，叫他們多著幾個人來，既有一件，其餘的失物也有了著實。而且他一人斷不敢做這勾當，他家內必有羽黨，人少了去卻不妥當。我們先跟他出城，看其動靜。」連兒又囑咐眾捕役小心，「切不可使他聞風走脫，你們即吃不了兜著走」。說畢，便急急去了。一口氣跑到縣前，尋著捕役班房內，說給眾人知道，又指點柏成去的路徑。眾人聽說，忙帶著傢伙飛風迎了前去。

連兒自回府內回明伯青，復到縣前候信。早見眾捕役已押著柏成，同幾個人來了。那先去的捕役道：「柏大哥與這幾位朋友皆是漢子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累我伙計們作難。現在所存的原贓業已起到。柏大哥既是朋友，又是舊交，你們須要好生照應著。這件事柏成人哥亦係誤入，其實回一堂即沒有事了。你等陪著他們，我先去打聽本官，今日可坐堂不坐堂？」說罷，即去尋門上說話。半晌，出來道：「你們伺候著，官即刻坐堂呢！趁今日就審過罷免得又要耽擱一夜，拖累柏大哥受委屈。」當將柏成等人安插在班房內，又去伺候官府升堂。

魯鵬因此案滿限已久，一犯未獲，府裡催文迭迭的下來。祝鄉宦又時常私鬧，明知這件案卷萬不能顛預過去，心內正在焦躁。忽聞今日原犯已獲，好生歡喜，忙坐了大堂。原差捕役先上去回了，即命帶首犯上來，見是柏成，很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這廝怎生仍在此地，又乾下這沒法的事來？」便故作不識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為何起意偷竊祝鄉宦的衣物？你們一伙共有幾人？那船戶可是你們一伙？須從直招認，不許支吾，本縣尚可破格開脫你等。」又叫將眾船戶帶上與他對質。

柏成情知抵賴不去，不如招認，還少吃些苦。跪在地下，連連叩首道：「小的該死，一時油蒙了心，乾下這胡塗事兒。小的白知罪不可宥，情願招認，尚望太爺姑念小的初犯，受了人的蠱惑。小的名叫柏成，南京人，因寄居此地，失業有日難以過活。意在投奔他處謀幹營生，苦於旅費無出，家小又拋棄不下。後來想到清江有個至好朋友，可以與他挪借安家動身的使費。那日到河邊覓船，卻碰見上午僱來淮城的一隻熟船，小的即叫他送往清江。閒談時，他問小的近來情形，便實告訴了他。正然開行，忽見上流祝老爺的船下來。小的偶說起南京祝家頗有名望，當日原推我舊主人家，如今劉家壞了事，此時通城要數姓祝的在頭等上了。誰知船戶聽了，陡生不良之心。即將船泊定，與小的商議道：『你說那姓祝的座船也是我們一幫的人，實對你說罷，我們一幫有十數隻船，明是駕船，暗中卻全靠水面上做些買賣。既然祝家首推豪富，身邊必有金銀。莫若今晚大伙兒申合起來，弄他些東西，也強似你去向人借貸，還不知多遠的路趕了去，你那朋，友可肯借呢？何以我們定要約你入伙，因祝家是個鄉紳，失了東西必然報案追緝，地方官畏他聲勢，定嚴行訪拿。非尋常的竊案，無力的失主，十朝半月即鬆懈下去。你在縣裡站過的，人又熟識，又比我們走得進去，可以訪問消息。若祝家追的平常，我們仍在此地停留；若祝家迫得嚴緊，我們即往別處躲避。好在捕役人等斷不疑猜到你身上。自此我們就是一伙兒了，請你在城裡做名眼線。我等即放開膽去乾，一有風聲你即通信與我們，得的財爻多給你，見一得一的公分，你還愁沒得過麼？』

柏成說到此處，又叩了一個頭道：「小的真正該死，因窮昏了，不覺聽了高興起來，答應了入伙。隨即回船跟著祝老爺船走，果然見也泊了船，聞說尚有幾日耽擱。頭一天與他座船上的人計議停當，次日夜間小的等人伏在河邊，俟祝老爺們睡熟，他的船戶將衣囊包裹一件一件的竊出，小的們在岸上遞接。所以祝家主僕，皆不知道。連日打聽祝老爺追得甚緊，太爺又差了全班捕役協同河快保甲，城內外到處緝獲，難以存身。又因祝老爺座船上的人拿去，怕他們受刑不起，吐出實供。昨日小的們商酌定了，往內河躲避。今早叫小的入城，再細細探聽。那知才進了城，即遇著祝府家丁連兒，與他向來認識，他喚住小的說話。小的亦欲借此套問他的口氣，便扯了他去吃酒。該數天網恢恢，小的錯拿了搬指，當作銀兩，被連兒見著，即破了案。同伙的一起人在小的家內候信，不及逃走，故都被拿獲了。此乃句句實情，並無半字虛言。總求太爺高升極品，朱衣萬代，饒恕小的為窮所使，情願具切實改過死結，永不為非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叩頭如搗蒜一般。

魯鵬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好，你們這一班喪盡天良的奴才，只顧你們偷來的銀錢，大伙兒快活，累得本縣受足了失主的氣，還耽著處分。你想想，你該得什麼罪？」即命將柏成帶過一旁，去帶那兩起船戶們上來審問。未知船戶等可肯招認實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